

浙江圖書館



816.66
1032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號碼 159041

分類號碼 816.6
1032

2册

鑑

清

浙江先生書館

生捐

計全三冊

明王守仁著

王陽明書牘

松廬題

浙江圖書館

浙江省立圖書館
藏書之章

浙江圖書館藏書

86年清點

86年清點

159041

197123



浙江圖書館

王文成公書牘

目錄

書一

與辰中諸生 己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黃宗賢 辛未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浙江圖書館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己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浙江圖書館

與黃誠甫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答天字書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誠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二 戊寅

三 庚辰

與薛尚謙 戊寅

浙江圖書館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己卯

答甘泉

己卯

二

庚辰

答方叔賢

己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與鄒謙之

辛巳

二

乙酉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浙江圖書館

與席元山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甘泉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浙江圖書館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勉之 甲中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浙江圖書館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李明德 丙戌

與王公弼

二 丁亥

與歐陽崇一 丙戌

寄陸原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馬子莘 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浙江圖書館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浙江圖書館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己卯

上彭幸庵 壬午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浙江圖書館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疊庵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黃勉之 乙酉

復董克剛 乙酉

與鄭啟範侍郎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浙江圖書館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丁亥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王文成公書牘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已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致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為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

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知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

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志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

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但云即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宏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報之祿為非。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為仁矣。然勇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眾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傍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甯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做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

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滌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間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間散。宗賢有措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滌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間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為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度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元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哀頌可閔。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忽然者。尋亦痛自

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水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蒙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慙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粒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

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湮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今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所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

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棲棲。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真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士中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煨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煨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

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

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啟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

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求而取也格者格此

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州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忘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
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白仁書。貶損
益至三復。報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
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
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
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
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
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
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容祈。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癸酉

希顏莞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賢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怍。然亦終須知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李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宜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媾。聊為諸君之媒灼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今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無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

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遺。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彜。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立難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志。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歎。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

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頹黷。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聞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憂。

二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字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為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賢聖之學。已不可多見。

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字其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為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字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是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字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玉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賢頗志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誠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首。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

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希幾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阻險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并去外物為言矣。并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如此說却是并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并去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

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處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

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身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推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米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是則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

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覓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何如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而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腳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書。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誠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旋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乎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身。倘未行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浼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

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眾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

來火玩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字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字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自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

乎停舟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如何。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

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當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

其初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為人心之
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
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
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
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
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
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
有為。至於四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
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已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
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
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
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

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疏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已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志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白白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宴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妾為偽。

金壁入於荷頰之室自此至寬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

金壁入於倚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壁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流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感歸。告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涓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

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夫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託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已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近切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為已。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質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易亦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

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未幾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慎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為知己。憂憊憊。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為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書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贖。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玉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遂使弔賻。尤感憂念之。

深所喻粹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畧加點綴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奠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者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為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狃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為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為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權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悵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

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有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是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

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因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必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作何既。雖然。古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

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為說也。以是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子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快絕。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為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

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二癸未

此學蓐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啟叟叟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辛巳

差人來知今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

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月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任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

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

以為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為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益嘗努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往氣往。精往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誠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斲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

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

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古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所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

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不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所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患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為

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避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念憶，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瑩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知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無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卧牀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孤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漸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與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

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駁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任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二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辛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十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

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
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
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
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
別有一物為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
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
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
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
人雖不我知而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
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

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

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著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無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與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

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卻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皆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賢聖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姦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姦也。其姦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

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

已。良知朋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向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

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來，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間及之。

答董澐蘿石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

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汙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甯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開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816.66
1032

159041

1971

浙江省立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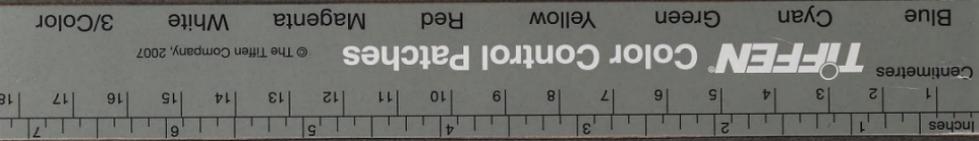
借閱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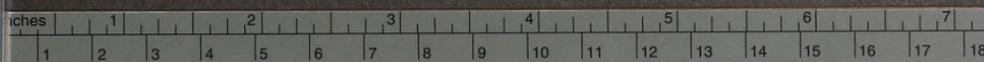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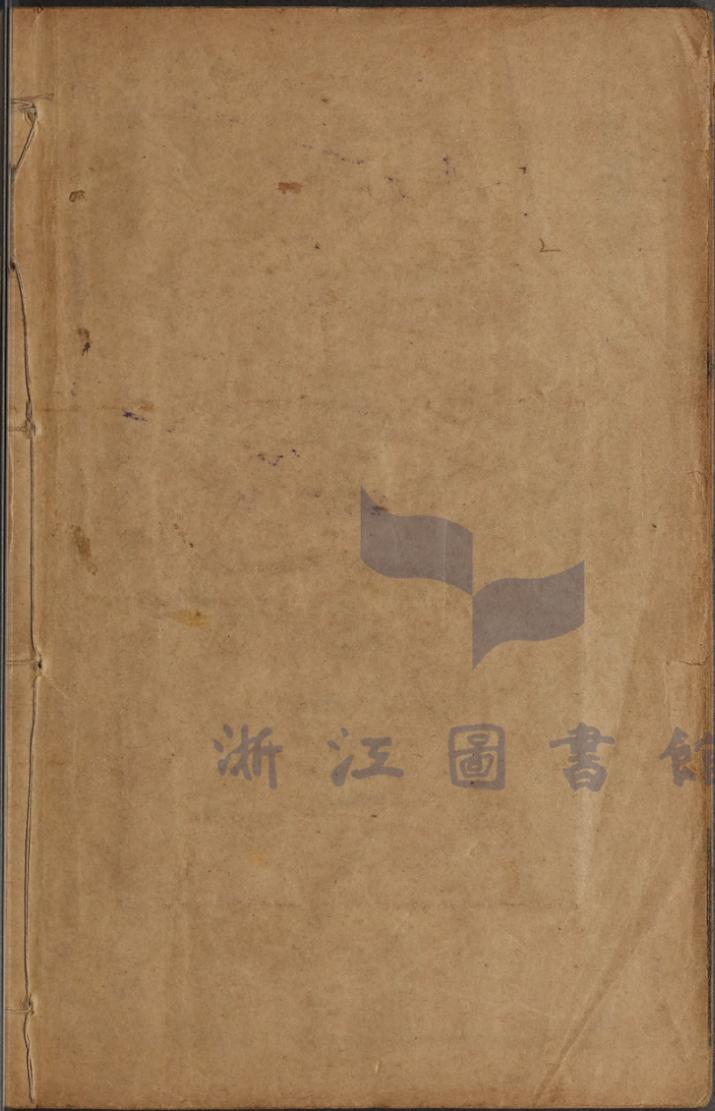
- 浙
- (一) 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 (四) 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 (五) 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	-------	--------	-----	---------	-------	---------